

∞ The Man In The Box ∞

箱子裡的男人

湯瑪斯·莫蘭 THOMAS MORAN ◆ 著 于而彥 & 陳詩紘 ◆ 譯

偶然的緣份 魏斯大夫救了尼基一命
然命運交錯 多年後
尼基卻是藏身箱中的魏斯大夫
唯一的救贖

21世紀倍受矚目的文壇新星

紐約時報 紐約客雜誌 時代雜誌 KIRKUS書評
華盛頓郵報 洛杉磯新聞報 聯合推薦

媒體推薦 ◆「感人肺腑」— 紐約時報書評 ◆「扣人心弦」— KIRKUS 書評

◆「強而有力」— 紐約客雜誌 ◆「令人難忘」— 時代雜誌 ◆「一針見血」— 洛杉磯新聞報
◆「筆觸銳利」— 華盛頓郵報 ◆「強烈魅力」— 出版家週刊 ◆「發人深省」— 圖書新聞報

工
20

小說系列 F11

箱子裡的男人

THE MAN IN THE BOX

作者／湯瑪斯·莫蘭 (Thomas Moran)

譯者／于而彥 陳詩絃

編輯／采藝工作室 張碧珠

發行人／王聖毅

出版者／新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和平西路一段 150 號 4F 之 4

電話：(02)2332-0430

(02)2339-2500

傳真：(02)2332-9817

劃撥：18324544

排版／全凱印前廣告設計有限公司

印刷／久裕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版次／2002 年 2 月一版一刷

出版登記／局版台業字第 6017 號

國際中文版權代理／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

Copyright © 2002 New Sprouts Publisher, Inc.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 1996 by
Thomas Moran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iverhead
Book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定價／270 元

I S B N／957-451-028-X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關於作者

湯瑪斯·莫蘭
THOMAS MORAN

現任雜誌總編

是位足跡踏遍歐亞的傑出記者

曾獲普立茲新聞調查報導獎提名

作品已被譯成數種語言

系列作品《冬魂夢朝陽》

《海啊，帶我走》



240元

發生在紐約醫院令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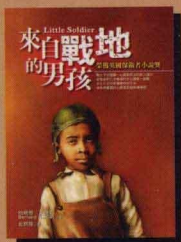
心碎的愛情故事

穿梭於幻想與現實之間

綿述倆人無言的情感交流

盪氣迴腸卻充滿希望的夢幻之作

S 小說系列 S



270元

中國時報專文推薦
中國時報 年度十大好書(網路版)
一心只想復仇的肯尼達
在寄養家庭的幫助 讓他學會放下



250元

榮獲紐伯瑞圖書獎
身陷囹圄的神偷是否
能找到寶藏以換取自由



270元

榮獲AMAZON 5顆星最高評價
兩個靈魂的交會
讓他們各自豐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箱子裡的男人／湯瑪斯·莫蘭 (Thomas Moran)

著；于而彥, 陳詩紘譯.

—— 一版. —— 臺北市：新苗文化, 2002[民 91]

面； 公分. —— (小說；F11)

譯自：The man in the bo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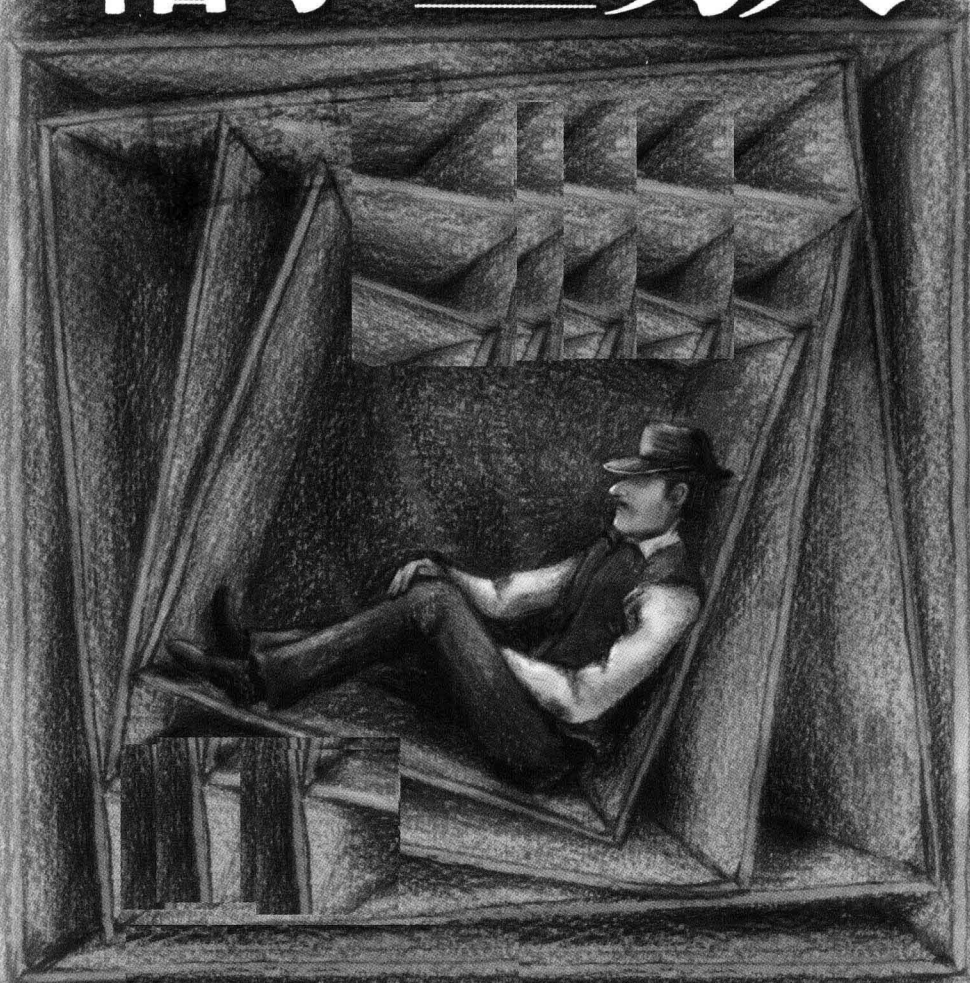
ISBN 957-451-028-X(平裝)

874.57

910001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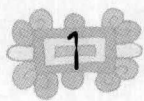
∞ The Man In The Box ∞

箱子裡的男人



湯瑪斯·莫蘭 THOMAS MORAN ◆ 著 于而彥 & 陳詩紘 ◆ 譯

為什麼我們都在場



我在閣樓上，翻弄記憶。我翻箱倒櫃地，揚起了漫空塵埃，卻又希望兩手沒弄得這麼髒污。我希望有好多箱子可以收藏起所有東西。如果可以把我知道的一切全收納在箱子裡，它們就可以終於安然待在各自的處所，不會是任何人的麻煩。我會把箱子一口一口地堆放得井然有序，然後好好的凝視一遍，之後便逕自離去，再也不瞧一眼。

大戰期間，我們就把家裡那個猶太人藏在一口箱子裡。那是父親決定的，母親和奶奶求他不要這樣做。想想我們會遭到什麼下場，她倆懇求著他。想想那種危險，何苦？父親不聽。他不肯被說動。他替那個猶太人作了一項安排，而且盡可能堅持到底。

我們家那個猶太人十分稀罕，而且很聰明。你或許認為，一個逃亡者應該是趁夜潛行，挨著暗處悄悄竄過沈睡的村落，就像個出來偷馬還是偷小孩的吉普賽人。可暗夜潛行會驚醒家犬們，睡不著的老太太們會從百葉窗內往

004



箱子裡的男人

街上窺看。我們家的猶太人明白這一點。我們家的猶太人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現，明目張膽地走上大街，趁著午餐時間，聖費洛村沒一個人可能攔下湯碗、抬頭注意的時候。連狗都蹲在餐桌底下找菜渣。吃午飯的時候，人人都安然窩在他的處所，這是聖費洛村的生活常態。就這樣，猶太人敲響了我們家的後門。儘管只是輕敲一聲，卻有如雷鳴。沒人瞧見他，他來得出人意料。

他是為我而來的，為了我右側肚皮上那道細白的疤。那道疤是他留下的，那是多年前，當我還年幼，躺在我們家廚房的桌子上，父親抓住我的雙肩，爺爺按著我的雙腳時。那猶太人是個途經聖費洛隘口的旅人。他中斷旅途，在母親企望當個客棧老闆而保留的那個房間裡借住了一宿。他在山裡的這一夜睡得並不安穩，因為隔壁房間有個孩子在呻吟。他在床上輾轉反側，發高燒、渾身一碰就疼。這痛苦的孩子讓沒睡的母親和奶奶憂心忡忡。天將破曉時，我的呻吟轉為嚎叫。那猶太人當即出現在房門口，襯衫下襠露在褲頭外面，頭髮古怪地倒豎著。他表示他是個醫生，能否讓他看看？母親點頭。他摸摸我的肚子，我厲聲大喊。接下來我只知道自己被按在廚房桌子上，那猶太人將一種有著金屬氣味的液體倒在紗布上，紗布綁在一副鐵絲做成的面罩上，蒙著我的口鼻。我眨眼屏擋那刺鼻的氣味和燈光，接著便失去了知覺。



待我蘇醒過來時，感覺彷彿時間一秒也未流逝，可是過了片刻便吐了，吐在我床畔的一只錫鐵桶裡。等我能夠再躺下，便發現自己躺在清涼乾淨的床單上。我摸到肚子上有紗布和膠布，儘管紗布下的部位刺痛，我卻覺得那折磨我的什麼毒物已被一掃而空。

廚房手術之後，我爺爺一直跟大家說，他得像隻老鷹似的監視那個猶太人，以防猶太人清除了我發炎的盲腸之後還想剪掉一大截包皮。我奶奶便笑著說，這兩樣東西你都不需要，可是少了它卻又覺得有點兒赤裸裸的，沒保護，是嗎？我爺爺還拿那猶太人開玩笑，我想是因為他覺得難為情。原因是這樣的，那猶太人不肯收一毛錢手術費，而且還付了房錢。他離開我家、步向他那輛黑色小型雪鐵龍時，我從我的房間窗戶往外瞧。我瞧見父親送他到汽車那兒，與他握手，還開著車門讓猶太人坐上車，再替他關上車門。那一天，父親顯得心事重重。當時我以為他只是為了我險些喪命而煩憂，不是因為猶太人替我開刀。

對猶太人，實在難以確知該抱持什麼看法，即便在那個年頭，嚴峻的宣傳口號和法律尚未出現之前亦然。猶太人相當罕見，我們這坐落在提洛爾山區的神聖費洛村，沒有一個猶太人。從我們的教科書（內容尚未修改之前）以



及奶奶收藏在地窖裡的舊雜誌（在她還沒開始拿它們當柴燒之前），我知道猶太人分為許多種類，各種類之間的差異就像提洛爾人與法蘭西人或土耳其人一樣的不同。把他們全都歸納成一個族群似乎有點兒愚昧，可一般人都這樣歸類。

在我的一本教科書上，有一張奧皇法蘭茲·約瑟夫巡視他的東部疆域的圖片，地點在徹諾維茲附近，要不就是某個後來成為俄國或波蘭領土之類的地方。圖片中，奧皇溫和地凝視著一群奇特的、蓄著長髮、穿黑色長衫、戴狐皮帽的猶太人，他們來向他致敬，並獻上猶太教的福佑——好像法蘭茲·約瑟夫還需要什么福佑似的！從奧皇的表情看得出來，他對這種事已習以為常，一點也不覺得新鮮。可我卻從沒見過像那樣的人，那些長髮長鬚的男子活像摩西，只不過他們的帽子帶有紅色帽尾，我不認為摩西有那種帽子。然而，有好多年，在某些夜裡——多半是雨夜——這些猶太人會來到我夢中，跟我說話。醒來時，我完全記不得他們說了什麼，可我常常想像自己走訪東部，而那種猶太人會迎接我。他們身上有一股霉味，還用一口不靈光的日爾曼語告訴我許多事。

那是猶太人中的一種。我還知道在維也納和林茲之類的大城市裡有一種



賣勞力的貧苦猶太人，他們穿著寬大的褲子，戴布帽，模樣與一般工人無異，至少在社會主義者的示威活動照片中是如此。人家說，共產黨大多是猶太人，可從照片上實在無法分辨誰是猶太人，誰又不是。甚至分不清誰是共產黨員，除非看到他們站在警方人牆的哪一邊。我也看過一些富有的城市猶太人在維也納參加市長晚宴的照片——其中有些出身於法蘭茲·約瑟夫親自加封爵位的世家——一個個大腹便便，頸背上滾著一圈圈肥肉。他們足蹬訂製的皮鞋，與其他的維也納富人並無二致，唯有圖片說明中列出的姓氏洩露了他們的底細。此外還有一種神祕的猶太人；居住在東部的那些，紅髮、淺藍色眼睛，以及一種膚色深、個子矮小，像吉普賽人似的走方補鍋匠。還有就是隱身在我們當中的祕密猶太人，好比我們家的那個。誰看得出他是猶太人？他是個醫生，穿的是合宜的深色西裝。他外表一切得當，而長相就像個奧地利人；大多奧地利人有同他一樣色層的褐髮和藍眼睛。我自己的頭髮和眼睛就同他一模一樣，父親只是鼻子較大、鷹勾較尖。如果他自己不說，誰會說這猶太人是個猶太人？

一九四三年他再度來到我們家時，自己也這麼說。他說他們把因斯布魯克的猶太人全都抓了起來，要送到東部的集中營。他說他之所以得以逃脫，



全因為抓人期間醫院一位同事把他藏匿在太平間，次日用醫院的救護車把他送到聖費洛隘口山腳。他是從山腳徒步上山的。他穿的外套是同事的，上頭沒有星星，可若是有人查問他的身分文件，當下就會看穿：猶太人。

父親神情變得非常凝重，叫我離開房間。我照做了，可卻趁母親去倒酒、煮咖啡時，蹲在樓梯平台上，聆聽他們的談話。咖啡香味讓我明白，父親把這當作大事，因為當時咖啡十分昂貴，難得飲用。下午一杯咖啡，這是景況好的時候的定量配額，而且還不是真正的咖啡，只是劣質的代用品，除非父親遇到那些帶著黑貨從義大利翻山而來的走私客。母親和奶奶和我只有星期天才喝茶，其餘日子都飲熱麥茶。

這猶太人說了些光怪陸離的事，他說那些長得像學生一般面孔稚嫩、一般精力旺盛的年輕士兵，把老弱婦孺和所有佩戴黃星的人一個個推出巷子，趕上大街，押到火車站。他們沒有開槍，可都不容人說情。所有人統統都得走，他們喝令。所有人。一列長長的火車等候著，前頭掛了兩部火車頭。火車只有貨運廂和牲口廂，所有猶太人被送上那些車廂，車門鎖上。士兵們這才放輕鬆，吸菸，仰起軍用水壺喝口水，摘下頭盔，彼此揶揄作弄。這猶太人坦言，他並非親眼目睹這一切，因為他躲在太平間裡。可他是從一位同事



口中得到的一手消息，那天早晨那同事正巧去火車站迎接他從梅爾克來的母親。

誠然，這在當時是司空見慣的事。人人都曾耳聞，都曉得確有這種事發生。可對當時的聖費洛村而言，這是無法置信的事。待消息照舊姍姍來遲，在我們家這猶太人出現數日之後才傳到村子時，村中許多人都惶惶不安。倒不是憂心那些猶太人的命運，而是因為那些人公然施行如此可怕的權力。大家都喜歡拿猶太人開玩笑，擺出一副討厭猶太人的模樣，可他們對其他沒見過的民族亦如此，好比對波蘭人和義大利人。他們會開開玩笑，可像這樣把人當畜牲一般運送卻是前所未聞的，奧皇絕不會允許這種行為。

頭幾個晚上，當我的家人琢磨著該如何處理這猶太人之際，他就待在地窖裡，木造煤倉的後頭。吃過晚餐，我父母打發我上床就寢，我卻跑到地窖陪著這猶太人，因為我曉得從煤倉可以聽見屋子裡說的每一句話。聲音聽起來有些嗡嗡回音，不過除此之外，就清楚得像人在當場。這猶太人容或冀望得到同情，卻被母親破滅了。我們必須立刻報官，她說，別無選擇。我們不能藏匿他，不能養他，不能隱瞞這樣的祕密。當時從父親的緘然不語，我猜



他並不認為這些問題是阻礙。而今我卻認為，他就像個狡猾的農夫，在自己的世界裡是胸有成竹的，只盱衡著早先欠下的債務是否值得眼前需要償還的債款。母親堅認不值得，堅持是神的安排才讓這猶太人在我的盲腸欲奪我性命之夜住在她的屋子裡，堅稱我們不虧欠任何人。

「我們說了要付錢！」她說。

父親持續緘默了半晌。如果他吸菸的話，那約莫就是他點燃菸斗，再沈吟地吸上一口所花的時間了。「這的確是個風險，」他終於說。「不過，這當中也許對我們有些好處。說不定到頭來會有什麼好的結果。」

「結果就是他被發現，你掉腦袋，」母親說。「天吶，為什麼偏是我們遇上這種事？」

父親必然從爐灶旁他喜歡坐的那張長長板椅上起身了，因為猶太人和我可以聽到頭頂上方傳來他的腳步聲，來回蹣跚著。

「大戰不可能持續一輩子，」父親說。「連第一次大戰也沒打那麼久。」

「那又怎樣？假如我們在這次大戰結束時，像上回一樣餓肚子，那就更有理由不能多添一張嘴巴。他不能待在這兒。你用篷車送他過隘口也就行了，好事做完，我們就撒手別管他。」母親說。



「假如有人問起，我們就說壓根不曉得他是猶太人，」父親說。「他是醫生，到山上來養病。沒人會懷疑我的，我可是退伍軍人哪。」

「可是他的身分都寫在他的證件上，我們得看過他的證件才能把房間租給他啊。」母親說，當時我猜想她這話已駁倒了父親。猶太人呼吸越來越遲緩，我覺得。

「留下這猶太人？我們談的可是這件事？我死也不答應，」奶奶突然說，彷彿她這才恍悟事情的嚴重性。

那個晚上，以及翌夜，一連幾個小時，這猶太人可能遭到的各種命運均被提出、爭論、揚棄。還有一些計謀。好比父親把他鎖在地窖裡（當時對我可是個惡耗），然後去找村裡的警察。或父親拿石頭砸他的腦袋，然後趁夜把失去知覺的他扔在別人家的大門外。又或母親直截了當地命他離開，不過給他一些錢和一件乾淨襯衫。父親帶他到山區高處牧草地某個僻遠的小穀倉，他可以在那兒躲一陣子，卻終究會餓死，要不就是自首。奶奶勸他應該返回因斯布魯克，因為風波肯定已經平息了。

「我承認，他的確救了這孩子一命，感謝上蒼，」第三個晚上奶奶說。「可把一個猶太人藏在屋裡，如果你父親在世的話會怎麼說？」

